

## 《上博簡》（三）（四）「殘泐字」補釋<sup>\*</sup>

張榮輝

（廣州）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 摘 要

《上博簡（四）》中的《相邦之道》2號簡「[𠂔]𠂔𠂔𠂔人，可胃（謂）𠂔（相）邦矣」，重新釋為「[𠂔]才（在）道（導）毋（無）道之人，可胃（謂）𠂔（相）邦矣。」並將《上博簡（三）》的《中弓》26號簡下端殘缺「𠂔」補釋為「女（汝）」的意見作些補充。

**關鍵詞：**《上博簡》、相邦之道、中弓、殘泐字

### Abstract

“[𠂔]𠂔𠂔𠂔人，可胃（謂）𠂔（相）邦矣。”of No.2 bambooscript *xiangbang zhi dao* in *The Chu Bambooscripts of Warring States in Shanghai Museum (vol.4)* is interpreted as “[𠂔]才（在／載）道（導）毋（無）道之人，可胃（謂）𠂔（相）邦矣.”. Moreover, the author makes some additional explanations to the opinions that “𠂔”, which is incomplete at the bottom of No.26 bambooscript of *zhonggong* in *The Chu Bambooscripts of Warring States in Shanghai Museum (vol.3)*, is annotated as 女（汝）.

**Key words:** *The chu bambooscripts of warring states in Shanghai museum, xiangbang zhi dao, zhonggong, residual indecipherable words*

<sup>\*</sup> 基金項目：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博士創新資助項目「載體材質與成字工具方式對古文字字形的影響研究」（CTWX2018BS033）的階段性成果。本文寫作得到楊澤生先生指導並承蒙匿名審稿專家惠賜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 一 [𠂔]才（在／載）道（導）毋（無）道之人，可胃（謂）𠂔（相）邦矣

《上博簡（四）》收錄了一篇有關孔子的對話，整理者張光裕根據內容將其題為《相邦之道》<sup>2</sup>。裘錫圭認為 2、4 兩號簡皆有「孔子」，內容也顯然有聯繫，自屬一篇。並重新釋寫如下：

先丌（其）欲，備丌（其）弼（強），牧丌（其）惓（患）。膏（靜）目（以）寺（待）時。時出古（故）此夏（事），夏（事）出政。政母（毋）忘所司（始），夏（事）[𠂔]<sub>1</sub>

[𠂔]𠂔𠂔𠂔人，可胃（謂）𠂔（相）邦矣。」公曰：「敢昏（問）民事。」孔子[𠂔]<sub>2</sub>

[𠂔]實官蒼（倉）。百攻（工）憲（勸）於夏（事），目（以）實賓（府）軍（庫）。𠂔（庶）𠂔憲（勸）於四枳（肢）之襲（藝），目（以）備軍遽（旅）。[𠂔]<sub>3</sub>

[𠂔]𠂔。孔子退，告子贛（贛）曰：「虐（吾）見於君，不昏（問）又（有）邦之道，而昏（問）𠂔（相）邦之道，不亦墜虐（乎）？」子贛（贛）𠂔（曰）：「虐（吾）子之倉（答）也可（何）女（如）？」孔子𠂔（曰）：「女（如）𠂔（訊）。」<sup>3</sup><sub>4</sub>

《相邦之道》2 號簡的內容有多處殘損，原考釋者因簡上端殘<sup>4</sup>，尚無注釋所缺的內容，僅隸定為「[𠂔]𠂔𠂔𠂔人」。所殘缺之字，筆者分別對應為 A、B、C、D、E。裘錫圭認為 B 和 D 的左部均从「辵」旁，隸定為𠂔，並據原簡圖版第二個从「辵」的殘字與「人」字之間尚有一字地位，加了一個「𠂔」。<sup>5</sup>侯乃峰

<sup>1</sup> 筆者原釋為「才（在／載）道，毋（無）道之人」。在匿名審稿專家惠賜寶貴意見的基礎上，改釋為「[𠂔]才（在）道（導）毋（無）道之人，可胃（謂）𠂔（相）邦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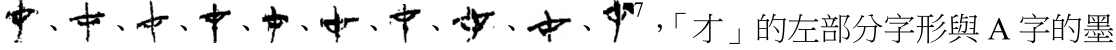
<sup>2</sup> 《相邦之道》是否屬於同一篇，學者們仍有不同的意見，本文暫持李松儒先生的觀點，視為同一書手。對於該篇相同字所出現的不同字形，認為是書手有意將相同的字進行變化。此說參見李松儒著：《戰國簡帛字跡研究——以上博簡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頁 3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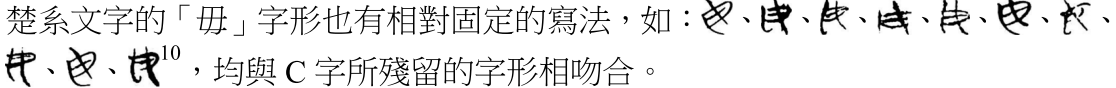
<sup>3</sup> 裘錫圭著：《裘錫圭學術文集（第二卷）·簡牘帛書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 年），頁 493。

<sup>4</sup>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頁 2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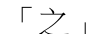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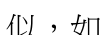
<sup>5</sup> 裘錫圭著：《裘錫圭學術文集（第二卷）·簡牘帛書卷》，頁 494。

認為「C」為「母」字。<sup>6</sup>從《相邦之道》2號簡上端的殘筆來看，此說可從。然而，對於2號簡上端的殘損部分，究竟為何字，尚未見定論。

根據A字所殘留的墨蹟，其左部分筆劃清晰，中間部分的淺淡餘墨並非簡上污點，應屬於A字的墨蹟。筆者疑A為「才」字之殘。楚系文字「才」字作：，「才」的左部分字形與A字的墨蹟相符合。裘錫圭認為B字的左部分从「辵」，隸定為「𨔵」。<sup>8</sup>我們根據《相邦之道》的內容進行推測，左部分从「辵」之字，分別有「退」與「道」，依《相邦之道》的上下文，B字可視為「道」之殘。「才道」讀為「在導」，「才」、「在」均為从母之部字，「道」、「導」均為定母幽部字，無疑可通。

筆者據殘餘字形，疑C字的左部分所殘留的墨蹟，可能是「母」字之殘。「母」字同樣出現於《相邦之道》1號簡「政母忘所𨔵(始)」<sup>9</sup>。通過字形對比，C字左部分所殘留的字形與「政母忘所𨔵(始)」之「母」的字形相一致。不僅如此，楚系文字的「母」字形也有相對固定的寫法，如：，均與C字所殘留的字形相吻合。

對原簡圖版進一步分析，《相邦之道》2號簡所缺的D字，除了裘錫圭認為所殘字的左部分从「辵」旁之外，右部分亦殘留些許墨蹟。通過對比分析，疑D為「道」字之殘，恰與《相邦之道》4號簡「不昏(問)又(有)邦之道，而昏(問)𨔵(相)邦之道」<sup>11</sup>的「道」字形相一致。

裘錫圭認為E的位置尚有一字地位，所以加了一個「□」<sup>12</sup>。筆者再三推敲，原簡圖版的E字跡模糊，略有淺淡的餘墨點，應屬於殘留的墨蹟，並且此處空白位置較多，疑能置一字。依據左部分的殘留餘墨點，以為E字形符合楚系文字的「之」字形，尤其E字左下部分的墨蹟，與楚系竹簡文字的「之」字寫法相類似，如：。<sup>13</sup>因此將「母道人」隸定為「母道之人」，或許合理。

<sup>6</sup> 侯乃峰著：《上博楚簡儒學文獻校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頁219。此承李美辰等同學告知。參見侯乃峰著：《上博楚簡儒學文獻校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頁219。

<sup>7</sup> 李守奎、曲冰、孫偉龍編著：《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1-5）文字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年），頁301、302。

<sup>8</sup> 裘錫圭著：《裘錫圭學術文集（第二卷）·簡牘帛書卷》，頁494。




<sup>9</sup>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頁2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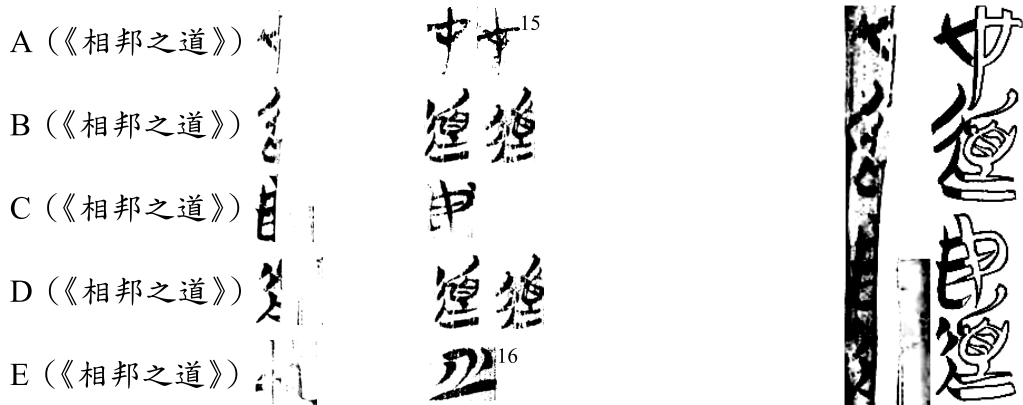
<sup>10</sup> 李守奎編著：《楚文字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686。

<sup>11</sup>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頁237。

<sup>12</sup> 裘錫圭著：《裘錫圭學術文集（第二卷）·簡牘帛書卷》，頁494。

<sup>13</sup> 此處參見《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八）》之《子道餓》、《顏淵問於孔子》。

由此，《相邦之道》2號簡「人」，似可重新補正為「[才]才（在）道（導）毋道之人」。<sup>14</sup>



《上博簡（四）·相邦之道》的「相邦之道」也就是臣道，「有邦之道」則是君道。關於臣道與君道，《管子·君臣》中有很多論述<sup>17</sup>，《上博簡（四）·相邦之道》的思想頗近於《管子》。<sup>18</sup>其「毋道之人」相當於「無道之人」，上古「毋」、「無」均為明母（圖一）（圖二）魚部字，二字可通，並且它們為同源詞<sup>19</sup>，表「沒有」之義<sup>20</sup>。《相邦之道》的「毋（無）道之人」與《管子·君臣》的「無道之君」、「無道之臣」相類似。

粗略所計，《管子》文中所出現的「無道之君」、「無道之臣」、「無道之君者」、「有道之君」、「有道之臣」、「有道之君者」等多達二十處，此類文例極為頻繁出現於《管子》。如《管子·四稱》：「仲父既以語我昔者有道之君，與昔者無道之君矣。」「仲父既以語我昔者有道之臣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臣乎」。<sup>21</sup>又如《管子·君臣上》：「有道之君者，善明設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無道之君，既已設法，則舍法而行私者也」。<sup>22</sup>

<sup>14</sup> 參見圖一（原簡圖版）與圖二（隸定摹寫）。

<sup>15</sup> 在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古文字研究所第六期學術沙龍意見的基礎上，筆者補充一則例證。

<sup>16</sup> 此「才」、「道」、「毋」、「道」、「之」，分別截取於《從政》（甲篇）13號簡、《中弓》10號簡、《相邦之道》4號簡、《相邦之道》1號簡、《相邦之道》4號簡、《顏淵問於孔子》7號簡。

<sup>17</sup> 梁靜：《上博楚簡〈子貢〉篇研究》（西安：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考古與文物》2014年4期），頁104-107。

<sup>18</sup> 裘錫圭著：《裘錫圭學術文集（第二卷）·簡牘帛書卷》，頁494。

<sup>19</sup> 王力著：《同源字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頁178。

<sup>20</sup> 楊伯峻著：《古漢語虛詞》（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203。

<sup>21</sup> 〔唐〕房玄齡注，〔明〕劉績補注，劉曉藝校點：《管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227-228。

<sup>22</sup> 〔唐〕房玄齡注，〔明〕劉績補注，劉曉藝校點：《管子》，頁203。

《上博簡(四)·相邦之道》2號簡的「孔子」問相邦、治民於「公」的對話形式，很符合於「桓公」問相邦、治民於「管子」，與《管子·君臣》對於君道和臣道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sup>23</sup>。

由此，《上博簡(四)·相邦之道》2號簡「[𠂔]𠂔𠂔𠂔人，可胃(調)𠂔(相)邦矣」，可以重新補釋為「[𠂔]才(在/載)道(導)毋(無)道之人，可胃(調)𠂔(相)邦矣。」

## 二 孔子曰：「𠂔(雍)，女(汝)[𠂔]」

《中弓》26號簡釋文：「『愚忒(恐)恂(怠)𠂔(吾)子𠂔(憂)，忒(願)因(因)𠂔(吾)子而𠂔(治)。』孔子曰：『𠂔(雍)[𠂔]』」。<sup>24</sup>原整理者李朝遠認為此簡下殘，簡末最後一字為「𠂔(雍)」，未見「𠂔(雍)」之後「𠂔」的相關解釋。李銳認為26號簡最後一字殘畫可能是「女」，讀為「汝」。陳劍根據圖版尚存右上殘筆，亦贊同此說法<sup>25</sup>。筆者認為兩位學者的看法可從。然而，《中弓》26號簡下端殘缺之字的相關論證，還可以進一步補充。

再三觀察，可見原簡末端確有些許殘筆，只不過墨蹟模糊，僅留淺淡的痕跡，並非為簡上污垢。暫將《中弓》26號簡末的「𠂔」視為「女」字的殘筆，同篇《中弓》的「女」字形均作：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sup>26</sup>，與《中弓》26號簡末「𠂔」所殘留的字形相吻合。筆者試對《中弓》26號簡下端的殘筆，進行隸定補正。如圖，「𠂔𠂔」補為「𠂔女」<sup>27</sup>，「𠂔」即「雍」，為仲弓名，「女」讀為「汝」。

根據《中弓》26號簡「孔子」與「仲弓」的對話形式，可以看出「孔子」通常稱「仲弓」為「雍」，「女」通作「汝」，表示第二人稱。此對話形式的稱謂文例，也可以與《中弓》6號簡互證：



(圖一) (圖二)

<sup>23</sup> 梁靜：《上博楚簡〈子貢〉篇研究》，頁104-107。

<sup>24</sup>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頁281。

<sup>25</sup> 參見李銳《〈仲弓〉新編》與陳劍《上博竹書〈仲弓〉篇新編釋文(稿)》。此處轉引自甄真：《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中(仲)弓集釋〉》(長春：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年)，頁34。

<sup>26</sup> 「女」字形均出現於《仲弓》篇。此處轉引自李守奎、曲冰、孫偉龍編著：《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1-5)文字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年)，頁546。

<sup>27</sup> 參見圖一(原簡圖版)與圖二(隸定摹寫)。

《中弓》6 號簡 （孔子曰）：「雍，女（汝）知諸？」

《中弓》26 號簡 孔子曰：「雍，女（汝）[𠂔]？」

由此可證，《中弓》26 號簡末殘涖字補釋作「女（汝）」，確實可從。